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遺存撫使見上卷天授元年見賢遍翻使疏吏

翻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

試真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唐校書郎正九品上考異

日統紀天授二年二月十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

二十四人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為

衛佐疑與此只是一事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

載拾遺平斗量容齋隨筆以為擢推侍御史擢其俱

釋名曰齊魯謂四齒擢推吐雷翻益脫校書郎益烏管翻坡詩但

知盃脫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

神皇入麴戶吳翻麴粘也眯莫禮翻物為御史紀先知

擢一作把齊魯謂四齒把曰擢

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麴心存撫使珠目聖神皇

卷之五

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劾戶既

得翻誹數尾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

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

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

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稱尺證翻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寧陵縣屬宋州

本戰國時魏之甯城漢高祖改為寧陵縣廬江漢龍

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隋廢州為廬江縣屬廬

州考異曰新傳各引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

唯統紀延載元年云弘霸僉載云應革命舉蓋正謂
此時也今拜監察御史監古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
從臺記街翻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中丞而呼為大

今傳作府南

周天授三年

朝野僉載
侍御史郭
霸嘗言來俊
巨其穢

司禮卿案
作司農卿

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惡鳥路翻遇人輒告之 戊辰

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

太后以外族用之太后母楊氏尚辰羊翻初隋煬帝作東都

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煬羊亮翻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

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

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

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

任音壬嗣祥吏翻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

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史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

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

取今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

先悉薦翻及知古等下獄下遐俊臣以此誘之誘音仁傑

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

實俊臣乃少寬之少詩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判官

俊臣之屬官也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

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

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被皮

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

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絰於鐙為所曳耳絰戶

鄧翻 鄧都 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

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

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

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

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復扶又翻去羌則

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

帶褫池寢處甚安處昌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

通事舍人周絀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

於西使絀視之絀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絀丑林

翻 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絀奏之樂思晦男

未十歲没入司農

思晦死見上卷上年

上變得召見

上時掌翻見賢遍翻

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

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

素所信任者

朝直遙翻

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

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

則已死於拷掠矣

陸德明經典釋文掠音亮

太后曰何為作謝死

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

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

陵令獻西鄉令

江夏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晉改沙羨為沙陽江漢二水會于縣西春秋謂之夏汭晉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于此隋

因郡各置江夏縣唐屬鄂州彭澤漢縣屬豫章隋更

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彭澤今九江府彭澤縣夷陵今宜昌府東湖縣涪陵今酉陽州彭水縣西鄉今漢中府西鄉縣

名龍城唐復曰彭澤屬江州涪陵縣漢屬巴郡劉蜀
 置涪陵郡隋涪陵縣屬渝州唐武德元年分置涪州
 為州治所西鄉即漢成固縣地蜀置西鄉
 縣後魏為洋州治所夏戶雅翻涪音浮
 流行本嗣

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

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

之駁北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更工俊臣不能將順衡翻

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後魏分館陶西

趙城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南移三十里以宣禮之孔思集寺為縣治所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

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墮命於前

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

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

史貞卿今大名府元城縣

目錄作裴宣禮

續事始曰三代黔首以阜綃裹髮周武帝
裁為四脚各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
冀太后見

之以為忠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上時以為選舉

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

覓舉奔競相尚誼訴無慙選宣至於才應經邦惟令

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

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漢司馬相如為子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

相如自言為此賦上召以為郎後為孝文園令病免

而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

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將

非將即亮翻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

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

否行下孟翻否音鄙行舉者賞罰而已來俊臣求金於左

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下遐嫁翻縊於計翻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

冬官尚書同平章事陝失并翻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

落萬餘人內附吐從嚙入聲党底朗翻分置十州戊午以秋

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秋官刑部夏四月丙申赦天

下改元如意如意元年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

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后禁屠捕而殺

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

補曰丙申下補字補日有食之五

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飲飲徒濫翻又弋廉翻徒甘翻上表告

之上時掌翻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

大慙舉朝欲唾其面朝直遙翻唾吐卧翻吐蕃酋長曷蘇帥

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

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

人所擒別部酋長咎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

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鈐其廉翻使疏吏翻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咎子感翻捶止榮翻新書作插黎州都督府所管羈縻州有米川州新書作葉州還

吳云大渡河自越舊高麗北流經清溪梁經峨眉山諸縣入江

著曰葉改葉

踈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處昌呂翻徐齊聃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聃它

甘翻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

太重

夏官兵部嗣祥吏翻

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

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

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

相息亮翻

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

朕未之思

嬰九縛翻

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

嗣祥

吏翻冬官工部尚辰羊翻

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

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

秋官刑部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
邑於號鄩之間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于此是也漢
為新鄭縣屬河南郡魏晉省
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鄭州
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

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壽為文昌左丞夏官兵部鳳閣中書

天官吏部改尚書為文昌壽殊玉翻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

丞與司賓卿崔神基地官戶部司賓卿即鴻臚卿並同平章事考

異曰舊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
增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為之是歲遷鳳閣鸞臺平章
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夏官復為鳳閣也
婁師德傳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郎今
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姚思廉事隋及唐元素敬玄之弟也李敬玄辛巳以營繕大

匠王璿為夏官尚書同平章事光宅改將作監為承營繕監璿似宣翻

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

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孟翻百官畏之側

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好呼有獻白石赤

文者執政詰其異詰去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

石赤心它石盡反邪邪音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

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

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

使與鸚鵡共處處昌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

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

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將以下不可勝數將即亮翻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

曰戶婢官婢之直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

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後魏分馮翊置澄城郡仍置南五泉縣西魏改為朝

邑縣隋唐屬司州監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古街翻朝直遙翻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

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為于偽翻乃相與搆陷善

思坐流驩州舊志驩州至京師陸路一萬二千四百

萬一千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太

里宋白曰驩州日南郡堯放驩堯于崇山即此

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后改司天監為渾儀監丞從七品下復扶

又翻渾

善思各譔以字行

撰士免翻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

案上崩見漢書徐樂傳

案漢書起廣漢傳善為鈞距以得事情注蘇林曰鈞得其情使不得其言鈞致距也

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

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

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事見秦紀上時掌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

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說輸丙翻事見漢紀自文

明草昧天地屯蒙草造也昧蒙也造物之始始於真昧言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造始

之時也屯者物之始蒙者物之稱言后稱制之初猶天地生物之始屯涉倫翻三叔流言四

凶構難三叔指韓霍諸王四凶指徐敬業等難乃日翻不設鈞距無以應天

順人不切刑各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鑄謂

匪以開告密之門也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

子月狗二字在老

糟粕亦在莊
子天道篇
蘧蘧見天
運篇

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以步

趨為諭也促柱少和聲以琴瑟為諭也少詩沼翻向時之妙策乃當今

之芻狗也芻狗祭祀所用既祭則棄之矣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

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以酒為諭泝取其醇汁而去其糟粕覺蘧蘧

之須毀莊子曰蘧蘧可以一宿而不可去萋菲之牙

角詩云萋菲兮成是貝錦彼頓姦險之鋒芒窒羅

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樂音洛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

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枷研以

其頤楔轂以鐵圈轂其首而摺膺籤爪摺與拉同力

加楔楔先結翻轂呼角翻

也。膺臂也。籤爪以竹籤其爪甲。懸髮薰茸。號曰獄持。今鞫獄者十指下籤即其遺虐。

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

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賒遠也言伏法而死較死

於獄中為稍賒也。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

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

被皮義翻勝音升。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朝直遙翻皆以

為陛下朝與之密文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

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

其言制獄稍衰。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

遷知天官負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救矩監之侍郎李景謀為

以爲改元下補
長壽二字

矩所制乃引為負外不閑於吏道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為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太后春

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菴落

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元長壽自此以

後方是長壽元年更以九月為社衡翻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

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為王弘義

所陷流嶺南璿似宣翻長知左羽林中郎將來子

珣坐事流愛州尋卒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東都

翻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摠管與

龜茲今庫車
于闐今和闐
疏勒今喀什噶爾
碎葉今伊犁
碎唐四鎮或數
毗沙或數焉耆
或數碎葉其
龜茲于闐疏勒
三鎮不改此卷
四鎮與三百卷
不同然三百卷
胡注云碎葉城
焉耆都督府治
所也則碎葉即
焉耆鎮非焉耆
國焉耆鎮也惟

審禮皆沒於吐蕃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劉審禮沒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三年吐

從入聲瞽贇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

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光宅改左右武衛為左右鷹揚衛孝傑久在吐

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

踈勒碎葉四鎮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龜茲音上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弃四鎮

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敕以孝傑為武威軍摠管與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此時既改武衛為鷹揚衛不應復以舊官

名命忠節豈史家仍襲舊官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

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衆神宮以魏王承嗣為

武衛上宜補左字

嚴曰去年正月春三月正月改十一月正承嗣上補武字

胡注聖此沙不
又案毗沙即龜
茲府

四卷曰皇嗣改豫
王下文並同

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

百人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

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厭於協翻癸巳妃與

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朝直遙翻既退同時殺之日新本

紀臘月癸亥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舊傳云正月二日今從之今按德妃竇氏即玄宗母也 瘞

於宮中莫知所在瘞於德妃德妃抗之曾孫也竇抗太穆

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忤五故翻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

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

復扶又翻考異曰劉子玄太上實錄云韋國兒諂

佞多端天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焉然望遂作
桐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譖殺之
又矯制按問上今從則天實錄是時告密者皆誘人

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

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誘音西 謹氏 壬翻 妖於喬翻 龐皮 江翻

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

薛季昶按之監古銜翻 下遐嫁翻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

詛先涕泣不自勝祝職救翻 勝音升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

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

城古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

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

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侍御史之屬有令史十

七人上時掌翻昌呂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掩扇而

孝尚書大禹
好生三德治于
民心又易繫
辭下傳天地
之大德曰生

羅州今高州
府石城也北

寢人以為有功苟自強必内憂懼密伺之方熟寢伺

吏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

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誤出人罪謂之失

翻到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

孝考異曰舊有功傳 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有功為御史坐龐氏

除名尋起為左司郎中竇孝謙傳長壽二年龐氏為

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負外郎坐龐氏除

名為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錄有功天授初累補司

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

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之 戊申姚壽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

會要壽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

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

號為時政記 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臘月丁卯

王睿宗改元
王睿宗改元
正月
王睿宗改元
正月

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恒戶楚登翻

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

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

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

德俱入朝朝直遙翻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

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

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

復為州牧復扶又翻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

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

憂師德愀然曰愀七小翻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通言二百五
長壽二年
十三

范雲仙下補
左威衛大將軍
河史那元慶十
字皇嗣改豫王
下同

范白金藏下補
確然無異三辭
五字

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

乾音當笑而受之 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

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 光宅改少府監為尚方監內侍省有內常

侍六人正五品下漢中常侍之職也 考異曰舊來

俊臣傳云按張虔勗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斫殺之

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虔勗天授二年自是公卿

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錄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

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 勝音太常

工人京兆安金藏 時公卿不得見皇嗣唯大呼謂俊

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

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

舉入宮中

呼火故翻藏徂浪翻被皮義翻舉羊茹翻

使醫內五藏以桑皮

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

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

停其獄不復推鞠也

宗由是得免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

更工衡翻習老子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

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

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

卒子恤翻使疏吏翻

乙亥禁人間錦

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直朝

遙翻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

攝監察御史就按之

監古街翻

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

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號戶高翻國俊驅就水曲盡斬

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

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

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朝直遙翻散悉壹翻更遣右翊衛兵曹

參軍劉光業按武德四年已改左右翊衛為左右衛疑翊字衍兵曹參軍掌五府武官宿衛

番第受其名數而大將軍配焉司刑評事王德壽死南面監丞鮑思

恭唐京都苑各有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副監

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丞則掌判監事尚輦直長王大貞長知兩翻右

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

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効之光業殺七百

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

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

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

竄

考異曰實錄曰光業等亦受鸞臺侍郎傳遊藝

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

國俊一使國俊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

遊藝豈豫知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

也潘遠紀聞曰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

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

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

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
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
負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
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
有流放者殺之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

河溢下宋本
有涼二千餘
家五字
定府妻民
宜補武字

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
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
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它事繫者
兼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俊言更
發五道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嘗有
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
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
今並從實錄及舊傳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

云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冲舉兵見上夏四月乙

未殺之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棣州後漢樂安郡中廢唐武德四年分滄

州之厭次陽信滴河樂陵置棣州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魏

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

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

寶七寶一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每朝會陳

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

之殿庭朝直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

帝渾戶 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 孝明高皇帝曰

無上孝明高皇帝 皇后從帝號后又追尊 辛丑以

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壽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

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新書宰相世系表豆盧氏

後魏北人謂歸義 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

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

之玄孫也韋孝寬事字 浙

延載元年是年五月 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突

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

突厥表郎
公房巨源為
孝寬曾孫

為言去延載
元年四字
正月改十一月

臘月改十二月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周延載元年 即長壽三年

宋史釋文
長壽二年
默啜名突厥
突厥默啜

卷之三
百十卷今三姓
及伯都訥等地

卷之三
補
至十一年五月
一月改正月

卷之三
泉及大
嶺在今北地
西

甲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

比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

者為室韋新書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

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狃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

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遣右

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筊攝其部而附于突厥

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春一月以婁師德

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使疏吏翻下同

二月武威道

揔管王孝傑破吐蕃教論贊刃突厥可汗倭子等於

冷泉及大嶺

倭子西突厥部所立也倭吐猥翻弱也大嶺谷各

各三萬餘人

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俟斤考

異曰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破吐蕃萬泥熟沒默城此語不可曉今刪去

庚午

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揔管

皆云伐逆道今從舊考異曰實錄新紀

乃人名非種

懷義傳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

為朔方道行軍大摠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

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

默啜帥讀曰率下同契欺訖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

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

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摠管王孝傑同鳳

閣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

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上時甲午御則天門樓受

尊號赦天下改元 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

武字

以舊曰改元下補
延壽二字

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

十餘萬戶內附姚州境有永昌蠻居永昌郡地薰期新書作董期監古街翻酋慈由翻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

以妖妄惑眾尼女夷翻妖於喬翻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

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

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僧懷義本馮小寶也太后使與薛紹通昭穆故老胡謂之

薛師容貌愈少少詩照翻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

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

代之廣成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脩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黃帝逾漢朝之河上葛洪曰河上公者名軒轅因曰軒代

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
上公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朝直遙翻

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戊辰以王孝傑為瀚海道

行軍摠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摠管薛懷義節度

已巳以司賓少卿姚壽為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

再思為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

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

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

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

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

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

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

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

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

新考王承禮傳
以此議為是時
契丹陷營州
發源也

四十食料三十俸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使吏以轉示

扶用翻瞻昌艷翻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

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

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上時掌翻求禮進言曰陛下

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

姚壽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壽為識大體者

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

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

於端門之外端門洛陽皇城正南門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

壽為督作使使踈吏翻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

蓋曰俊臣下補為監
參御史紀履忠所
劾十字 王弘
義上補事連三字
下補亦字

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

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曹魏初置

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舊志瓊州至兩京與崖州道里相類 考異曰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

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

而彈之不果黜授顏城尉俊臣誅授左領軍衛曹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

死后忠其上變得不得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

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弘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

貶弘義亦流瓊州是俊臣長壽二年已詐稱敕追還前坐贓下獄此年又坐贓貶今從舊傳

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

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悛上疏攻之唐諸王府功曹參軍事正七品上掌

文官簿書考課陳設悛於今翻其略曰陛下天授以上時掌翻下長上同疏所據翻

前萬機獨斷斷丁亂翻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

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凡制敕皆

進畫日而後行方乃別生駁異駁比角翻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

美引愆義不如此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人臣之義也又曰臣觀其膽

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隄針芒

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唐六典長上折衝果

毅應宿衛者並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一日上兩日下

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逢皮江翻太后由是惡昭德壬

筆意林引物
理論議孔遺河
又針者為我本
靈樞柱

吳云南賓今廉州府
縣尋又免死流竄

容州今桂林北
宋

卷四去天冊萬歲元
年六月正改十一

寅貶昭德為南賓尉惡烏路翻南賓縣屬欽州本漢

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

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悉相

亮翻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為鳳閣侍郎

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校

効允元豫州人也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

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容州漢合浦縣地隋

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改容

州因容山為名獠魯皓翻使疏吏翻

天冊萬歲元年是年九月改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

未

案安延載
二年亦證
聖之元年

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

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

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

匡正欽望貶趙州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三里

巨源貶麟州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錄唐歷作麟州今從之

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舊志溱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溱側洸翻

味道貶集州元

方貶綏州刺史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里至東都二千六百里綏州京師

東北一千九百一十九里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

作夾紵大像紵直呂翻縠屬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布夾縠為大像後所謂麻主是也

吳云麟州在之四西北松潘之廳外

溱州在合傳義府桐梓之北

勞格曰舊志麟州

係曹魏廢之五州之

一頁觀五年置西

蘇州八年去西字

永徽後生羌叛

屢有反盜直儀

鳳三年去縠廢三

州之名在巨源

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

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

呂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

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

藏徂浪翻為于偽翻

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

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

死者

踐息淺翻

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

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

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

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

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詰去吉翻悉流遠州遷矩天

官負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阬深五丈

深式浸翻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

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

為之高居傲翻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

沈南璆唐六典尚藥局屬殿中省有侍亦得幸於太

后懷義心愠愠於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

中如晝比明皆盡比必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

耻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

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酺音蒲

翻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

建章盛德彌求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榭火班書曰榭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漢武時

柏梁臺災乃大營建章姚璿引二事傳以已說以逢君之惡今明堂布政之所非

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

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使疏吏翻又鑄銅為九州

鼎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兖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

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都入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千二百石

考異曰舊傳云懷義帥人作號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鼎始成舊傳誤

也或懷義死及十二神十二神子屬鼠丑屬牛寅屬時方鑄耳

屬馬未屬羊申屬猴酉屬雞戌屬狗亥屬豬皆高一丈高古各置其方先

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

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先悉

薦翻樂音洛畜吁玉翻合音閣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

尼入唁太后變翻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

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

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

敕給使掩捕盡獲之復扶又翻唐六典比齊內職有散給使五十人唐因之置內給

使無常負屬官闈局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又有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沒為官婢

什方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府在洛城東六十里聞事露自絞死庚

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

此達教忍
易上
各宜必教也

發既從麻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

明堂所以統和天人統他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

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

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

武王伐紂既渡河有火至于王屋通事舍人逢敏奏

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魔莫

考異曰僉載以七寶臺散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

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

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

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

通鑑二百五十五周證聖元年

獲呂嘉因置獲嘉縣屬河內郡後周置脩武郡隋置
殷州尋廢州為獲嘉縣唐屬懷州彭城縣帶徐州幾

居希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爾雅權輿始也天地開闢

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更工衡翻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

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

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悖蒲內翻下同無賴不仁

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

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重直龍翻如其忖度咸

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度徒洛翻斷丁亂翻竊行貨

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

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徼古堯翻古語

左傳宣十
六年引諺
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
幸也

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太宗亦嘗引是言斯之謂也望陛

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

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

階二十九武散階亦二十九勳級十有二轉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緹

服眾於青衣上元勅四品服深緹五品服淺象板多

於木笏唐制五品已上笏用象九品以上用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

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

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二以

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

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礫音歷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

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

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

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

太后頗嘉之甄稽延翻別也疏所去翻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

峻易以故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

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

摠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義

益驕恣太后惡之惡烏路翻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

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

於瑶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

上補嗣聖十
二年五月

舊唐書
高宗本紀

帥讀曰率。歐烏口翻。考異曰：舊傳云：人言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送尸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嫫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此蓋文士寓言。今從實錄，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甲子太

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去羌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

平章事周允元薨夏四月天樞成天樞其制若柱高一百

五尺高古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

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

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

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高古由翻長知兩翻

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七月辛

酉吐蕃寇臨洮臨洮州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

大摠管以討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

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改元天冊萬歲冬

卷之元下補
天冊萬歲

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使疏吏翻太后喜冊授左

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是年九月始改元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

申封神嶽實錄作甲申按去歲下制云臘月十六日

有事于神嶽長歷是月甲戌朔壬午九日甲申十一日皆非十六日今從實錄赦天下改元

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酺音蒲

丁亥禪于少室戴延之曰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摠名也

謂之室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入百六十大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已丑御朝觀

壇受賀朝直遙翻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右千牛衛將

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

唐曰古萬歲
通天元年六月
臘月改十二月

桑云古室在
河南府嵩封

案天冊萬
歲之二年
亦萬歲登
封之元年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六十四 萬歲登封萬歲通天

案椒即團焦
之焦

案春上補
嗣聖十三年
一月改正月

還少詩照翻行下即來弃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

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

茅椒編之為室性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

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遺土攸緒一皆置之不用塵

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考異曰舊傳云

山今從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

實錄摠管擊吐蕃已巳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如

故考異曰實錄云已巳秋官尚書婁師德為肅政

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

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年號
在登封前此傳尤為謬誤新傳云師德為河源積石
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

曰素羅汗
山在今洮州廳
西口外也

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

拒吐蕃於洮州今據實錄延載元年一月自宰相出

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事延

載元年出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寅師

德為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統紀云秋

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

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
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崇尊廟見上
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

卷天授元年
中黃帝靈妃為天中黃后啟為齊聖皇帝封啟母神

為玉京太后夏后啟母石在嵩山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

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在

洮州界將即亮翻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

州貞外司馬考異曰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無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

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

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敗蓋皆據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日今但依實錄因其軍敗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終言貶官之事而已

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復扶又翻丁巳新明堂

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

金塗鐵鳳高二丈高古搗翻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

羣龍捧之更工衡翻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大食請獻師子姚壽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遠道

傳致傳知戀翻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

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却之以檢校

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夏五月壬子營州契

營州柳城縣
歸誠州在其
境

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

陷營州開元十道志曰舜築柳城即虞舜已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

分故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後魏於平

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為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

寧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誠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殺都督趙文翽契欺

又音喫翽呼會翻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

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

而反愎強力翻賑津忍翻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

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

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入將即亮翻秋七

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

檀州今密雲
好屬順天府

硤石谷黃摩
谷皆在臨渝
谷口吳云硤石
谷黃摩谷並
在今永平府還
安州

使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渝之險

也榆當作渝史於此以後多以姚壽副之以備契丹

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武后改突厥骨吐祿為不

卒祿文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此事何異王莽所為顧有成敗之異耳盡忠尋

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萬榮為前鋒略

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檀州本漢漁陽郡僿奚縣

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為玄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清邊前軍副摠管張九節

擊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

于硤石谷平州有西硤石東硤石二成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

州先悉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

使曹仁師唐俘於地牢故曰守牢

霄給之曰使霄守唐俘於地牢故曰守吾輩家屬飢

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降戶江既而契丹

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飼祥吏翻吾養汝則

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

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麀谷據舊書黃麀谷在西碕石虜

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

弃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玄

遇仁節生獲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索昔各翻字書

合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鮮息契丹得軍印詐

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摠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

若曰若下補不急三

崇比時府兵制已漸就衰替故有團兵

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叙勲燕因育翻將即亮翻

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

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

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堯翻初

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

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揔管

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以本軍參謀軍事不

列為品秩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

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

清罪人全少比此至翻奴多怯弱不慣征行慣古翻縱

新舊通典
並用實錄

吳云龍山在今主默特
旗角
又云崇州在今主默特
旗西

吳云東辰今永平府
三區龍影

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

一契丹小孽孽魚列翻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

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丁巳突厥寇涼州執

都督許欽明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殺按明年正月默啜寇靈

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欽明紹之曾孫

也許紹預凌煙閣二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

欽明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為龍山軍討擊副

使與契丹戰於崇州龍山即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

督府之可汗部置貞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師鎮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

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說輸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

中 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開元二年

徙平州天寶二年徙遼西故郡城疑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有保定軍舊安東都

護府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

全忠節虜殺之。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復扶太后遣

右武衛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曹參軍

解興善罰謫大朝會行從則受黃質甲鎧弓矢於衛尉吐蕃將論欽陵請罷畜

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長壽元年置四鎮

咄陸五弩失畢也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種章

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

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

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

使疏吏翻朝直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

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

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

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

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吐從瞰入聲谷音浴今

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

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

故地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二卷高宗咸亨三年薛仁貴敗於大非川青海亦沒則五侯

青海沒於儀鳳三年非咸亨三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斤部亦當以歸吐蕃

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各有酋長曰五俟斤俟渠之翻如此

則足以塞欽陵之口

塞悉則翻

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

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

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

背蒲妹翻

遥割而弃之恐傷諸

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

臺記論欽陵必考異曰御史

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

源納言婁師德患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柰何監察

御史南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

稽制書虜必狐疑吾乃先為之備虜至必不捷矣師

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

延載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

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摠管

與王孝傑同擊吐蕃敗於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

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

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臺記誤也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

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親使上時

使疏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

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

間古竟翻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

振名震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

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

啜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

部眾為國討契丹 并為眾為並于 太后遣豹韜衛大

將軍閻知微 龍朔改左右屯衛為左右武威 左衛郎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周書通鑑通志 年七十一

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

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閻立德以巧思稱田仁會良吏

也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突

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卒子恤翻間古

覓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

汗頡戶結翻跌徒孫萬榮收合餘眾軍勢復振復扶又翻

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帥所類翻攻陷冀州

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

制起彭澤令狄仁傑長壽元年為魏州刺史前刺史

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

獨孤思前畏後契丹將至悉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備仁

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

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

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後魏太和十一年於峭陵置峭縣屬

恒農郡隋并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硤石太后

竒之擢為夏官侍郎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長壽二年

有功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

簿宗城潘好禮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七里故城是也周齊為安定縣隋改為鹿城縣

唐屬冀州唐制上縣主簿正九品下中下縣從九品上好呼到翻著論稱有功蹈道

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

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

漢之硤石及河
南府灃池也

漢之鹿城今保
定府東鹿也

漢之宗城今廣
平府同也

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

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

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易以豉翻

賢遍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

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事見十四卷豈不易哉徐公

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屬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

心使人主有疑朝直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

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

幾陷囹圄數挂網維幾居希翻盧丁翻此吾子所

聞豈不難哉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時來俊臣羅織

人罪皆先進狀救依即奏籍沒徐有功

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好然後斷雪有功
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蓋時人見俊臣所誅
有功所雪往往得其所欲疑以為先進狀耳若客曰
有功一一先奉進止何至三陷死刑乎今不取使為
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
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
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浙江圖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二

起強圉作噩盡上章困
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注

神功元年

時以契丹破滅九鼎就成
以九月大享改元為神功

正月己亥朔太

后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白隨

為默啜所禽見上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

案依後代例考
亦改中宗大和天皇
大昭孝曰王帝附則
天白王信云云
若曰去神功元年
四字正改十一

神功元年即萬歲通天二年

案案萬
歲通天
二年

墨汜勝之曰梁是秣粟陶弘景曰凡曰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異為分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梁

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呼火故翻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

營將即亮翻而城中無論其意者筭州刺史劉思禮學

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筭州位至太

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

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相悉亮翻下相術同憬居求翻唐京都錄事參軍正

七品綦連虜姓也魏收官氏志西方諸姓有綦連氏陰結朝士朝直遙翻託相術許

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說輸芮翻公必

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侍郎事勳其據翻

用思禮為筭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

尉來俊臣

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為明堂縣
宋昌元年改東都河南縣為合宮縣宋白

日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未樂坊

使上變告之

上時掌翻下同

太后使河內王

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

忤意皆引之

忤五故翻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

石抱忠劉竒給事中周譔

譔補過翻

及王勳兄涇州刺史

勳弟監察御史助等

勳彌充翻監古衙翻

凡三十六家皆海內

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

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

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

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數所角翻時人以為周來之喜許記翻

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復扶又翻下頊上是復宗復同

變得召見僅免見賢遍翻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

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唐制大理寺有

府二十八人史五基子訟冤於朝堂朝直遥翻無敢理者

乃援刀自剗其腹援于元翻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

上邽縣漢屬隴西郡古邽戎邑也後漢屬漢陽郡後魏諱珪改名上封屬天水郡隋復舊唐屬秦州璿似

宣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下

嫁翻制流灤州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

也張行成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少詩照翻太平公主薦易

灤州今南甯府上思州南

若曰舊傳母
韋氏阿臧封
太夫人使尚
宮至宅問訊
仍詔尚書李
迥秀私侍阿
臧臧則阿臧
乃韋氏之名
新傳又云韋
臧為二人未知
孰是

卷十一月事錄
上卷上年
春三月上補嗣
聖十四年五月

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

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散悉置
翻騎奇

寄易之為司衛少卿龍朔改衛尉為
司衛光宅因之拜其母臧氏韋

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勝音升仍敕鳳閣侍郎李

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李太亮歷事
高祖太宗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

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癸亥突厥默啜

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代州北有大武
軍調露元年改

日神武軍天授二年改
日平狄軍使疏吏翻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

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春三月戊申清邊道摠管

通鑑二百一 萬歲通天二年

吳云東硤石
在今水手所遷
安品

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

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

鋒將即亮翻力戰契丹引退契欺訖翻孝傑追之行

背懸崖背蒲契丹回兵薄之薄伯宏暉先遁孝傑

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孝傑

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間坑深萬丈尸與崖平匹管

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

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說讀曰悅使武

攸宜軍漁陽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為漁陽聞

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

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剽即亮翻

閻知微由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

使至都宜大為供張上時掌翻下同供他用翻張知亮翻歸道上言突

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

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昔蒲妹翻朝直遙翻下同復扶又翻宜令反

初服以俟朝恩令力丁翻初服突厥遣來所被之服又小虜使臣不足

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吮如

充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

撓責其無厭撓奴教翻厭於盥翻為陳禍福為于偽翻阿波達干元

唐書宮太厥
傳元珍攻突厥
騎施戰死
在骨咄祿
死之前似未
能此時尚在

珍曰

突厥官二十八等自設至達干皆世其官此即阿史德元珍

大國使者不可

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

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

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

降戶江翻處昌

呂翻夏戶雅翻單音蟬種章勇翻繒慈陵翻

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姚壽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

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

麟臺少監即秘書少

監贊皇縣隋置屬趙州取贊皇山以為各少詩照翻

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

寇兵資盜糧也

秦李斯之言

不如治兵以備之

治直翻壽再

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

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

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

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

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考異曰舊歸道傳云聖歷初默啜

請和遣閻知微冊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

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

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大胡州不許遂拘繫

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為國

討契丹許之默啜部眾漸盛則天遣使冊為立功報

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為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

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姚璿左

遷益州長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也實

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

遣閻知微冊為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

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

未平姚璿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左衛郎將何

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
言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鑄

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

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豫州鼎獨高大神各圖

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

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壽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

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燿炫燿

縮太后從之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

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帥讀

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

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見賢問以朝廷得失及善

遍翻

此為根本改
後敵末也輔
政本也公字

陳治亂之要十餘條治直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

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為內史吏翻癸未以右金吾衛大

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

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迦古牙翻又居五月癸卯又

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

忠義為前軍總管沙吒虜姓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

是有朱前疑者先悉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

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

郎中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司馬

同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笄袋唐初

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

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筭袋各

隨其所服之色餘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

日則不使疏吏翻

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疑買馬

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惡烏路翻六月乙丑

敕還其馬斥歸田里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

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為于偽翻武承嗣借以教諸姬

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事見八十三

卷晉惠帝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

吏羅告族之考異曰唐歷天授元年十月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

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搃戎律特詔右補闕

詩云音居
事胡馬余
得奉戎海
攜手向沙塞
關河緬幽燕
若歲幾陽止
白日屢徂遷
功業雲云室海
平生玉佩捐歎
此南歸日猶
開北成邊詩
意北成者謂
突厥默啜兵
事非謂李和
之所參建
安之軍未也

喬知之及公參謀幃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
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

有西還至散關峇喬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得奉
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

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統紀新紀殺
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猶聞

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
反者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

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
知之在邊蓋承嗣先銜之至此乃殺之耳
司僕

少卿來俊臣光宅改太僕為司僕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
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

羅織誅人不可勝計勝音升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

取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俊臣嘗以三月三日萃
其黨於龍門豎石題朝士姓名以下之令投石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

遙擊倒者則先令告口至暮投木子昭德不中今不取

通鑑二百一 萬歲通天年

文備宋李作

蓋曰白王嗣改
豫王廬陵王
改上

李昭德素惡俊臣惡鳥路翻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

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下遐嫁翻下俊臣欲羅

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

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

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

虺曰呂翻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上時掌翻王及善曰俊

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去羌呂翻朝直遙翻

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

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

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貞事見上卷垂拱四年今止

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賦賄如山冤

塊塞路塞悉則翻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

卯昭德俊臣同奔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

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

蹋成泥噉徒濫翻又徒覽翻抉於決翻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

其罪惡惡鳥路翻數所具翻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

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

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

閱司農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奴婢男

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以其所以西突厥可汗斛瑟

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

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斲面訟冤者數千人酋慈由翻

長知兩翻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

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

選須絹翻屬之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

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上林令侯敏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園縣地之事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

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

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遠于願翻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

龍令武龍縣屬田州開蠻洞置舊書作武籠云失廢置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分涪陵置

吳云武龍今思恩府思州

宋史武龍今
龍州
置年
又
龍州
有武龍縣
武德二年
八月
置

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

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

政中丞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武

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丹將即亮翻下同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

以抄掠為資抄楚交翻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

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相悉亮翻委弃軍資器仗

甚眾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

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

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窵羽守之引精兵

此書午改申

柳城西北四百里今
翁牛特旗界即
所謂新城也

通鑑卷二百一 唐紀六十八 德宗二十一年

黑沙在獨石
外元中都之東

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

曰黑沙突厥庭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

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

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

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

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鄉讀發兵取契丹新城

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

新城即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窋羽馳報萬榮時

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凶許奚人叛萬

榮神兵道揔管揚立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

潞水在順天府
通州東
史始釋文潞水在
潞州為并州浸
即濁漳水也
釋謂周禮職
方氏并州浸洩
易滹黃州浸洩
潞其川漳漳水
潞並非一水潞亦
非并州浸潞州
乃漢上黨郡
上黨郡屬并州
然皆非潞黃
授首之地唐幽
州之潞水非漢上
黨之潞水潞州

何阿小萬榮軍大潰

阿烏葛翻 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羣賊聞之失

色衆皆潰散不云為立基所破實錄但云為立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城破衆心

已離唐與奚人擊之 帥輕騎數千東走 帥讀前軍摠

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

東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

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

首以降降戶江梟之四方館門漢有橐街蠻夷邸後魏置諸國使邸其後

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

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屬鴻臚寺唐

以四方館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梟堅堯翻 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霫而 戊子特進武承嗣

首曰賊上補使

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罪於草野註誤之

人蔓音萬註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

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

之太后從之八月丙戌納言姚壽坐事左遷益州

長史以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

三品天授中改太子詹事為太子宮尹鳳閣之上當

有同字考異曰新表庚子狄仁傑兼納言武

三思檢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

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

表誤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宮大赦改元改元庚

談名厚曰三五唐
欽望為文昌右
相在在聖曆二
年此預書
於此年八月而聖
曆二年八月亦書之
神功二字

戊婁師德守納言

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

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朝直云其謀反國有常法

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

者

復扶又翻下無復后復同

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

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

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

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

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

復反者

爲于僞翻下多爲同

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

罪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

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

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奔

市流竄者四

考異曰舊傳云三被流今從御史臺記按新書元忠為洛陽令陷周興獄

當死以平楊楚功得流歲餘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太后使王隱客宣詔赦之此為二事通監書王隱客

宣赦事於永昌元年至長壽元年又下獄貶此為三事及後長安三年又貶高要尉此為四事未知御史

臺記所書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數

角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

避之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

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

上疏上時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

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

仁傑疏通典
自邊防在
聖歷二年

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

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

江漢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漢廣之詩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

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冠

玩翻稱尺證翻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

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

如麻致天下潰叛事見秦紀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

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事見漢武帝紀

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

調發日加加調徒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

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

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

蒼生之道也貊莫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

郡事見二十八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事

卷初元二年元康二年二十五卷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

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見一百

貞觀十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九十卷

之義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

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

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謂高麗也使守安東省軍

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

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

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

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

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

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二賊二虜皆謂突厥

吐蕃事雖不行識者是之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

事選須始置員外官數千人先是歷官以是月為

綸翻

舊曰去聖歷元年
四客正月改十月

以爲元下補聖歷
二子

林安言爲文

昌左相

談允厚曰欽望

家爲太子賓客

本在久視元年

二月而通鑑於

此年二月及久視

元年二月兩書

正月以臘月爲閏先悉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

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去晦謂前可以今

月爲閏月來月爲正月

館

聖歷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

日實錄

云正月壬戌享通天宮按長歷此年一月王戌朔實錄誤也今從唐歷統紀新本紀赦天下改

元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春二月乙未文昌

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客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

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

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數所角翻說輸芮翻從大帝以二子託陞

下高宗謚天皇大帝二子謂廬陵王及皇嗣也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也於

廬陵王皇嗣母子也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

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

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

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

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廬陵王光宅元年遷均州垂拱元年遷房州王方慶

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

談允居曰是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而於三月便書去項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失其次第矣

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

折而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

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

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

不歸我廬陵王吉瑱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

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侍易之兄弟親狎之瑱從容說二人曰

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

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為于

下屢為復為同二人懼流涕問計瑱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

咸復思廬陵王復扶又翻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

氏諸王非所屬意屬之欲翻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

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

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間古太后知謀出

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

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

思為儲副遷廬陵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

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

天后既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

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

計定言皆希肯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

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

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

凶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

不滿千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

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

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

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

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
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
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
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頊頊曰公兄
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
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主之封耳除此
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
久矣上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
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
天意乃易既知頊首謀乃召問頊頊曰廬陵相王皆
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
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頊與易之昌宗同於
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問
計於頊頊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
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
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之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已
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
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
立為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及以頊為
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

雙陸石勝
宮中無子
新書多變
改作無子
故温公疑之

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
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
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
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宮中無子此是上
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又虛儲位哉天后曰是
朕家事斷在胷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
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
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
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
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
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
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
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
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
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
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
在宸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
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
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
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此

卷之三月上補
嗣聖十五年春
六字 遺上補
潛字

改字
曰廬陵王

邛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眾說之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

真外郎瑕丘徐彥伯

瑕丘故春秋魯之瑕邑晉宋置兖州於此隋開皇十三年置瑕

兖州帶

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

陵王至神都

考異曰統紀云癸丑遣職方真外郎徐彥伯往房州召廬陵王男女入都醫

療狄梁公傳曰後潛發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

兒在此令內人就看州縣長吏仰數出數人無令混

雜陰令內人一人以代廬陵王令廬陵王衣內人衣

服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

者舊傳曰廬陵王自房陵還宮太后匿之帳中又召

狄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數奏言發涕流遽出

廬陵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

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

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狄梁公傳曰

天后御一小殿垂簾於後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

公坐於階下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
所言彌覺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豈在多違今日
之間須易前見以天下之位在卿一言可朕意即兩
全逆朕心即俱斃公從容言曰陛下所言天子之位
可得專之以臣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
得而自有也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以不告勞
者蓋爲子孫豈爲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
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冢嫡陛下遂
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續承豈可更易且姑與母
孰親子與姪孰近云云太后於是歔歔流涕命左右
褰簾手撫公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
回謂廬陵王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免冠
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不能起天后曰即具所
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公揮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
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在房州天下所悉知今日
在內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衛太子之變陛下何
以明臣天后曰安可却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具
法駕陳百僚就迎之於是大呼萬歲儲位乃定按武
后若密召廬陵王宮人十人既知其謀洛陽至房陵
往來道路甚遠豈得外人都不知乎又實錄豈能搆

虛立徐彥伯往迎之事及有廬陵王至自房州之日
又於時若儲位已定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
子蓋廬陵既至太后以長幼之次欲立之皇嗣
亦以此遜位故遷延半載今皆取實錄為正 夏

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辛丑以婁師德充隴右

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使疏 六月甲午命淮陽

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

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考

異曰實錄作楊鸞齊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

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

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忤五出為合州刺史襄陽

屬南郡獻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為荊州治所

合州之重慶府

宋齊梁為雍州西魏為襄州合州漢墊江縣地南齊

月錄默...武
氏兒門戶不
敵周官為
昏乃執延秀

又云靜難今
順天府...州有
唐起靜塞軍
又云平狄軍今
代州
又云清夷軍今
之宣化府保寧州

置東宕渠郡西魏改墊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
改涪州唐復為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
十里至東都三
千三百里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

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

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

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

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將即亮翻乃拘延秀於

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

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垂拱中置清夷軍於媯州界杜佑曰在城內南去范

陽二百十里難乃旦翻靜難軍使慕容玄翦以兵五千降之使疏

吏翻前士力虜勢大振進寇媯檀等州媯居前從閻

翻降戶江翻

案行非如注
 行市列之說
 周禮司市害
 者使之邪
 注害害於民
 謂物行苦者
 行苦即漢書
 禮樂志孟康
 注之行監潛
 夫論浮侈篇
 以牢為行日其
 義已見于
 古唐律行濫
 注不字謂之
 行不真謂之濫
 行濫自行苦
 行監也

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

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具數所翻與我蒸穀種種之不

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穀種章勇翻行

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殺它物以求贏俗謂之行

作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

惡不過濫濫者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

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

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為于翻監

察御史裴懷古從闔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

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監古衙翻羸倫突

騎譟聚以為間謀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

衛州今衛輝府之汲縣

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

引見遷祠部員外郎間古覓翻謀達協翻呼火故翻見賢遍翻唐祠部郎掌祠祀享

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屬禮部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

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後魏分漢臨汾縣地置太平縣隋唐

屬絳州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

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甲午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為麟臺監太子太保魏宣

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戍病薨怏於兩翻庚

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太

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

嗣光宅改大拜地官負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

足繼祁奚矣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曰

午也可於是祁奚為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通其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稱尺證翻

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即秦之謂者晉武帝省謁者僕射置舍人

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令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

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

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

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數所

參參所今翻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冲請備藥

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籠力

行冲名澹以字行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

大揔管光宅改宗正為司屬緣此右武衛將軍沙吒

忠義為天兵西道揔管加初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

為天兵東道揔管秦武公伐邾戎置下邳縣隴西有

馮翊後魏置延壽郡隋廢郡以將兵三十萬以討突

厥默啜將即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

西道後軍揔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

狐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乙卯陷定州殺

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

識用性惟頑愚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

左羽林衛大將軍下補
李多祚三
字又補左羽林
衛大將軍七字

改字下第字有
突厥二字

陳令英於前
年契丹反時
守幽州見陳
子曰文集

小牕內接入通判仍簡郭下精健自援其家賊既乘
城四面並入彦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
愚怯也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又曰彦
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彦高乃入園中藏令奴曰牢掌
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

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改默啜為斬啜默啜使閹知

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

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

無慙乎 為于偽翻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口微微吟

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

城應之 長知兩翻般北 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

死虜與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

則拜官不降則死降戶 江翻 叡顧其妻妻曰 酬報國恩正

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 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

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頰之孫

也冬官工部尚辰羊翻謚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

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各顯顯

吏翻復扶又 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

討突厥行軍元帥起於周隋至唐唯親王及太子為

亦云皇太子為元帥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

從新本紀 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先悉 及聞太子

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幾居 戊寅以狄

王旦廬陵王 改帝 廬陵 王哲改帝字

下 同 太子改帝

崔獻唐書
作霍獻可
崇曰崔獻改
作霍獻可

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

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后分御史

臺為左右肅政臺各置中丞侍御史等官頊吁玉翻監古街翻使疏吏翻時太子不行命

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

也藍田畿縣屬雍州薛仁貴健將也事太宗高宗太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

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

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

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朝直遥翻考異曰

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群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

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

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天官吏部相悉亮翻

處昌呂翻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

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厥九勿翻啜叱列翻水經注

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

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

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

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勝音升吒初加翻躡泥輒

默啜盡寇掠趙定等州男女入九萬人統紀云河北

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啜虜趙定怕易等州財帛億

唐書張仁厚傳仁厚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賜藥

趙定皆直

大嶺

五回道在廣

昌嶺

吳云五回在易州

將即亮翻

之無所及又音如字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

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

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為突

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

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

心則無別使疏吏翻上時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

傷重調徒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重以

翻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

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

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樂音洛行又諸城入偽入

史記釋文疏菜食也
 也糲脫粟也張
 斗米為糲(糲)詩曰
 謂糲米米之字
 糲十糲九糲八
 侍衛七字林之糲
 米一斛春為六斗
 此皆疏即糲也
 九章算術粟一
 石為糲米六斗
 春糲一斗為糲
 九升又春為侍衛
 則七升又曰凡糲
 一春一糲為糲
 米惟海濱
 疏食孔氏註以
 為菜食諸傳

恐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

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

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郵音尤將即亮翻

糲脫粟也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糲即葛翻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

必斬河北遂安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書少監李

嶠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離趙州離力智翻乃縱閭知

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磔陟格翻張也開也使百官共

射之既乃舁其肉射而亦翻下既射同舁古瓦翻剔人肉至骨也判其骨夷

其三族踈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僉載云則天磔

不主其說以疏食為廢飯也

四川成都府西州
蜀州今屬遂寧州
姚州今屬楚雄府

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一
發皆不中怯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判其骨肉
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嫗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
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
捨之今從實錄段志玄從起晉陽征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伐有功瓚歲旱翻

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

莊畏懦不敢發懦乃卧翻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

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

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磔余乃

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赳赳然躍不止赳起擢田歸

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

戍姚州蜀州漢江源武陽之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為

晉原縣隋廢郡以縣屬益州垂拱二年分置

哀牢今永昌府曰哀牢云

舊州今寧夏府

瀘指金沙

江口云瀘金魚瀘州

卷百三十二年正月十一

蜀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

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五卷荒外絕域山高

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雲南

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里麟德元年移治弄棟川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

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

臣竊為國家惜之竊為于請廢姚州以隸舊州歲時

朝覲同之蕃國舊音隨朝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

北置關瀘音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使疏疏奏

不納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告古沃翻壬戌

聖曆二年

漢皇嗣改
豫王旦三子

案置控鶴
監本置子

去年十月
而通鑑

置監未書
但於去年

三月書

吉頊張易
之昌宗同

為控鶴監
供奉

見不音之
見張源
聖心公
此與他
卷注異

漢書

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相息亮翻甲子置

控鶴監丞主簿等官先已置控鶴率皆嬖寵之人甲

義翻又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

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

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

諫大夫臨汾真半千臨汾縣帶晉州本平陽縣隋更

之事宋及齊受禪奔魏以忠烈皆為控鶴監內供奉

稷元起之從子也薛元起事高半千以古無此官且

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上時掌翻

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

吳之峯州今越南國內地

朝野僉載詳之

卷曰太子改帝

卷曰春上補嗣聖十六年一月改正月

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

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

漢交趾麓冷縣地吳置新興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峯州大業廢州併入交趾

為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峯州舊志播州去京師

四千五百三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峯州至京

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處昌吾

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

生重眉成八字重直龍翻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

以備突歛騎奇寄翻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

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

通鑑二百六十一卷歷二年 七十一

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

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

升仙後桓良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

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

曰緱氏縣古滑國緱工矣翻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

中藥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

朝直

沐浴

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

氏還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

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

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

悉弄浸長

長知

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

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又魁覽婆弟名
甚多干劫論

史昭釋文參軍
官名十六衛皆同
鎧曹後改為
曹曹(辨送)
沈約曰參軍後
漢官孫聖為
車騎參軍事
是也(音)諸公府
都督府置諸議
參軍至宋有
十八曹參軍于唐
惟衛府率府有
參軍事及諸曹
參軍諸州有
參軍事及諸司參
軍

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

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使

吏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

贊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為左羽林

衛負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悉多于敷論

明年吐蕃將莽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戰未詳實錄

所云今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

刪去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夫蒙姓也姓譜夫蒙羌復

大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

羌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

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壬辰

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摠管以備突

厥婁師德為天兵軍副大摠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

太子相王改上真
太子相王改上真
太子相王改上真

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

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

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

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守式又翻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吐

會工外翻 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

瞰入聲 見西突厥既敗突騎施始盛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

厥之別種也初隸斛瑟羅下號莫賀達于後斛瑟 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

羅入朝其地為烏質勒所 烏質勒及十姓部落解戶 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

旨毋得擅立碑長知 丙辰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

欽定皇白豆盧
相本在皇朝
通鑑又考於神功
元年後矣

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

臣禮復扶又翻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

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閣謂省

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假古訝翻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

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

乞骸骨上時掌翻太后不許庚子以及善為文昌左

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

臺三品相悉亮翻下同考異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

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

相無它政但不許令史奴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

捨時人號驅驢宰相此蓋張文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通鑑二百一十一卷唐紀三十一

楊再思罷爲左臺大夫

即左御史大夫

丁未相王兼檢校安

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

事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

使疏吏翻

師德在河

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

師德數擠之於外

沈持林翻數所角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

太后覺之嘗

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

將即亮翻下同

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

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

知人矣仁傑旣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

福昌今河南府宜陽

濟源今懷慶府濟源

吳云洪源谷在今涼州古浪地
相王太子相王改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紛師德久為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戊申以武三思為內

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 福昌縣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因隋

福昌宮以各縣也 戊寅還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 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界隋

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濟子禮翻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

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眾守洪

源谷 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使將即亮翻 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 太后自稱制以來

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聖曆二年 七十九

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郊丘祭園丘於南郊也享

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垂取弘文國子生

為齋郎齋郎者執豆籩奉樽彝壘洗以供祭祀之事因得選補由是學生

不復習業二十年閒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

者其親交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上

掌翻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

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

揚豫以來謂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制獄漸繁酷吏乘

閒專欲殺人以求進間古翻賴陛下聖明周上王來相

繼誅殛天授二年周興流死亡神勣誅延載朝野慶元年王弘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

當自以來上補構
亂二字立義方
完

秦若再覩陽和朝直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鞫亦皆

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

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

甄稽臣恐鄉之負寃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

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施式自垂拱以來罪無

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

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

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

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

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為于承慶為鳳閣舍

萊蕪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

萊蕪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

萊蕪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

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

萊蕪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魏於古城置

高麗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復於廢高麗縣置萊蕪縣屬兗州

太后召謂曰卿父嘗

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

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

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咄當沒翻匐蒲北翻下同骨篤

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

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

又號為拓西可汗處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號拓西

父視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

進太子少保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午貶吉頊為

歷之三

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天官侍郎同平章

及官皆同蓋誤重複耳今從實錄事吉瑱貶安固尉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貶流僉

臺太后以瑱有幹略故委以腹心瑱與武懿宗爭趙

州之功於太后前瑱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僂於

僂力瑱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瑱在朕

前猶卑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它日瑱奏事方接

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既於無多言太

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

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槌三

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其首又不服則以匕

通鑑卷二百六 久視元年 即聖歷三年

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

搯側瓜翻斷音短汚烏故翻

瑁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

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

見賢遍翻下再見同

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

離力智翻

永無再見

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瑁曰合水土為泥

有爭乎

合音閤

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

有爭乎曰有爭矣瑁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

天下安

分扶問翻

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

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

已如是不可何如

觀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誓則誠知勢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

案依嚴氏例此
脫字亦考改十二

案此將以相撫
處未品與大將施
也亦收效於阿
悉吉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

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

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

由是忤旨忤五故翻 庚寅罷為司禮卿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 元方

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

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

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

瑟羅為平西軍大摠管鎮碎葉 丁酉以狄仁傑為

內史 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考異曰新紀表庚

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 巨源為左相舊紀傳皆無之蓋左丞記為左相耳

四廟曰春上補嗣聖
十七年一改正

吳三城宮在合河
南府豈封對

談允厚曰豆盧欽
聖歷元年初復書

聖歷曰勤忠改勒豆

乙巳太后幸高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湯戊

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

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以祀神嶽告成也宗藏宗翻又士江翻二月乙未

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三月

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宣超諾曷

鉢之孫也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

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

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

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

乘所宜臨也譎古亢翻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

臣之氣 五月巳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

胡超合長生藥合音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

疾小瘳瘳丑留翻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

聖之號去羌呂翻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

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

監昌宗飲博嘲謔嘲陟交翻謔迄邵翻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

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三教

儒釋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

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宗衣於既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少詩照翻右補闕

以舊嘲謔下補賜與無算四字

聖歷二年詔升仙太子廟舊曰吹笙新舊傳作吹簫

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

門衛長史侯祥等唐諸衛府各有長史從六品上各掌判其府諸曹之事監古街翻

明自媒術術熒翻醜慢不耻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

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勞力

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

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屬之欲翻嘗早朝

朝直遙翻下同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

之選須綃翻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

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

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

人悉留注官索山錫文瓘之兄子也張文瓘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

二年。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緇索及騎射舞槊每陷

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將即亮翻騎奇奇翻槊色角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

黃虜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緇事見上卷萬歲通天元又

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敗補邁翻及孫萬榮

死二人皆來降降戶江翻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

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驍堅堯翻能盡力於所事必能

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

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

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

留左下補字
契丹傳增

通鑑二百一、及視元年六月

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李楷固獻契丹之

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廉翻

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召公卿謂將舉觴屬仁

器曰法中宗大和
大聖大昭孝
皇皇帝補
附則天皇
久視元改
嗣和十七

前左久視元年秋九月

傑曰屬之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

帥盡力將帥上即亮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

戊寅車駕還宮自三陽宮還洛陽宮 巳丑以天官侍郎張錫

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

為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丁酉吐蕃

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吐從散入聲將即亮翻

松縣呂光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港源谷使

吏翻璟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

死諸論死見上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望之雖

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易

昌松今法州府

不習軍事下宋
本有諸貴臣
子弟皆從之
八字

港源下
長安二
年作共
源上聖
曆二年高

鼓翻為于偽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

百級獲二裨將而還還音旋又如字司府少卿楊元亨光宅

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楊弘武見

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元禧嘗忤張易之忤五故翻易之言於太后

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

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

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馬何羅為逆於漢武之時而馬

援貴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併弃其

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

二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庚戌以魏元

以舊貝改資

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

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臣女夷翻狄仁傑上疏

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

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翻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

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

佛法註誤生人註戶卦翻里陌動有經坊闔闐亦立精舍

崔豹古今注闔市垣闐市門闔戶闔翻闐戶對翻化誘所急切於官徵誘音酉

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施式鼓翻

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用太宗詔中語列刹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利初鎡翻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

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覆敷又翻尚憂

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釋氏

謂佛為如來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比

至翻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

何以救之難乃旦翻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

其役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

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

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

為所敗剽匹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

之眾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

之降戶江翻遂俘其衆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

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

廷爭好呼到翻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

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

鞵而繫之鞵苦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

見常止其拜見賢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

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

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

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

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

案李治古今
鞋佳士新
書作奇士
漢書作好

仁傑對曰文學

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將即亮翻相悉亮翻仁傑對曰文學

縕藉縕於問翻藉慈夜翻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竒才犖呂角翻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

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自大州長史進神州司馬故曰擢數

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

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

郎久之卒用為相卒子恤翻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

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

監古街翻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祈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

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暉袁恕已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

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

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悟公意公
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
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遽不測其由袁恕已曰豈不
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
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三公入餘二
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
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
異而家亡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
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
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間之麴叙公當時之言
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
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叙其言猶未畢聞
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
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
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
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
易之等既誅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
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
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爲所譖俱遭流竄所期
與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柬之等五人偶同

案演繁露所引見說苑復思帝又韓詩外傳卷七簡子謂子賢語同而較詳又談數王冷然上表權借著曰於遠補闕字有種手僅不侵亦相公二株桃李也

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東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譎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舉東之彥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

率為各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程大

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說皆本此仁傑

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初仁傑為魏州刺

史

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

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

史言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冬

此蕭關在平高縣界

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摠管以備突厥蕭關

在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

關縣厥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九勿翻一月為正月

以十一月為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赦天下以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

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

侍郎同平章事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安石津之孫也

韋津死隋事見一百八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

安石數面折之數所角翻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

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

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

以系五年巨源與安石從祖兄弟巨源父思仁祖總安石父琬祖津津總皆五年孝安見子

舊紀聖歷元年夏五月又禁屠殺非自長壽元年禁至此年也

言直勞勉之

賈音古勞力到翻

同列皆歎服

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

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乃真宰相非吾屬所及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

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十二月甲寅突厥

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厥九勿翻

時屠禁尚未解

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

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

鳳閣中書全節縣屬

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上時掌

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

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

者難堪况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不能絕

但資恐喝

喝呼葛翻

徒長姦欺

長知兩翻

為政者苟順月令合

署曰長安元改
嗣至十八

按金石錄有長
安二年七月司刑
寺大脚跡赦則
朝野僉載未
為盡証但附錄
大足年號乃小証家
言耳

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復扶

又翻又祠祭用牲牢如故音如字

長安元年是年十月始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

見見賢改元大足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 考異曰

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圓獄外羅墻角邊作聖人迹

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

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

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

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

天下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鸞臺門下柏人

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邢州天寶改曰堯山縣三月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

崇寧久視
二年亦大足
元年

釋之流循州舊志循州至東都四千里時蘇味道亦坐事

與錫俱下司刑獄下選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

院先是制獄既繁司刑寺別置三品惟屏食飲無異

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聞之

赦味道復其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

入賀帥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

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

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

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後為之罷朝為于偽翻

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

鹽官今杭州府海
寧州

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時又有獻
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

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求禮颺言曰孔安國曰大言而疾曰颺

賜余章翻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於此鼎足非其人三公鼎足承君

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七夏五月乙

亥太后幸三陽宮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摠

管以備突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鹽官

屬吳郡吳屬嘉興置海昌都尉梁陳六月庚申以

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

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迥

頃翻媵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

以證翻

弃之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姪
四口舌五竊盜六妬忌七惡疾
何遽如是迴秀曰

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養余亮翻
忤五故翻安敢留也

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甲申李懷遠罷

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

相王為天兵道元帥相悉亮翻統諸軍擊之未行而

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

顧託受嗣子之推讓先聖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

下同推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

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史記

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舜黃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且其名也離力智翻族親何

中宗神龍元年

亦云郊廟社稷

陵寢百官旌

幟服色文字

皆如永清以前

故事且武后

革命自永清如

武邑屬北冀

州

案文明元年

此十八年耳此

云二十年蓋

自永清元年

壬子數之

尚書大傳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大足元年

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

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

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

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

河內建昌諸王武王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承陛

下之蔭覆覆敷又翻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

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

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

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

家斯為美矣屏卑郢翻疏奏太后召見見賢遍翻賜食慰諭而

永泰今福州府永福州

吳云今元官即三百卷之蓬萊宮

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

潤與其妹末泰郡主主婚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重直

龍翻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異曰考

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末泰郡主婚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

今從實錄延基承嗣之子也承嗣太后之姪丙申以相王知左

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

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改元長安十一月戊寅改含元

宮為大明宮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

名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暉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

郡唐屬定州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惡鳥路翻改文昌左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大定改長安元年

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

自慶唐吏部四司令史八十人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

復拜天官侍郎復扶又翻仍賜綵七十段唐制凡賜十段其率

縮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匹縵四疋以主客郎中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唐主客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

聘之事屬禮部使疎吏翻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先悉薦翻

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

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守提在涼州城西

北五百里磧七迹翻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

至城下復扶又翻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

吳云和戎城宜在涼州府平番縣白亭軍宜在為今涼州邊外沙拉頂吳云白亭宜在今涼州府鎮平番縣

舊元振下補
風神偉壯四字

舊二改嗣至
十九

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

後收率者收民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

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夏戶雅翻路不拾遺

一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塼馬射

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

日射長塼試射長塼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入中

院為上入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日騎射發而

並中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總不中為次三日馬

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及不中為次四

突厥寇鹽夏二州

通鑑二百七長安三年

吳三石嶺在今
太原府陽曲縣
北

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

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曲縣有石

嶺關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

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

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

諸軍皆受季昶節度

使疏吏翻恒戶登翻

夏四月以幽州刺史

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禦媯居仍與季昶相知以

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

復扶

臣聞天

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

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

陛下雖居

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

謂召廬陵王自房陵回復為太

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

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

高宗稱天皇大

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魏田豫告老曰譬猶鍾鳴

漏盡而夜行不休此罪人也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

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

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言不顧其死而上疏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太

后亦不之罪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

軍元帥帥所類翻以魏元忠為之副六月壬戌召神都

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守手又翻秋

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司僕卿張昌宗光宅元年改太僕寺

為司僕寺兄弟貴盛勢傾朝野朝直遙翻八月戊午太子相王

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

後曰太子相王政上及相

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揚州

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豫博事見二百四卷垂拱四年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

得為理為于偽翻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

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已卯吐蕃遣其臣

論彌薩來求和葛翻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

大谷道大摠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

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

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欲以擊突厥 然竟不

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

之後即翰林院是殿 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

有三百亦曰三殿

後曰木后
補嗟墨三

冥環居求翻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

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

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龍朔改左右威衛休璟練習邊

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縣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

之碣石在遼西四鎮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邊其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

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將即亮翻都督陳大慈與之

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

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監古

銜翻上時掌翻疏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所去翻處昌呂翻

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

雪免者甚衆

題考異曰松憲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頲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

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

子亡其名亦進曰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頲

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頲夔之曾孫也題它鼎翻蘇夔威之子隋

開皇初議樂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

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使使疏吏羽林衛大將

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

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

州太宗平高昌於西州之北侍御史張循憲為濟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

合濟木其陸

平鄉今順德府平鄉縣

董與劉仁願薦劉仁執同

卷三改嗣聖二十

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置平鄉縣治古鉅

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

條析理分隨條而析之隨理而分之為于偽翻莫不洗然洗與洒同蘇蟹翻洗然悚

也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見賢遍翻

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之官授

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

殿見賢遍翻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唐司勳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屬吏部監古銜翻賞其得人也

二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吐蕃遣使

通鑑二百一長安三年

莫賀于唐
妻作莫賀
達于

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使疏吏 閏月丁丑命

韋安石留守神都 已卯改文昌臺為中臺光宅元年改尚

書省為文昌臺 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

洪卒卒子恤翻 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

默啜遣其臣莫賀于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妻七細翻

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溺奴秋翻 秋七月癸卯以

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歷二十四日癸卯今

從之 戊申以相王旦為雍州牧相悉亮翻雍於用翻考異曰唐歷十八

日丁未今 庚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

從實錄 環同鳳閣鸞臺二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

奏曰頃上奏上
改佛頃之間
奏議軌上

厥諸部相攻騎奇寄翻酋慈力翻長知兩翻考異
曰武平一景龍文詔記作烏折勒今從

新舊書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項之

奏上上時掌翻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

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

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時

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

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

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

葉西北將即亮翻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

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後臣

案
久視元年書
斛瑟羅鎮
碎葉胡注似
忘之

誣陷斛瑟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
事叙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朝直遥翻

烏質勒悉併其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初

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

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凡牙參者

立于庭下上時元忠到官叱下之下遐嫁翻張易之奴暴

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

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

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雍於用翻朝直遥翻太

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

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

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少詩鄒在岐州戶口逃

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

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

渥今承乏宰相元忠自言朝廷乏人已得不能盡忠

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小人在側斥太后不悅

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

司禮丞即太常丞戩即淺翻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

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

若挾太子為久長言為久長之計太后怒下元忠戩獄下遐

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

後曰太子改上

南和今順德府南和郡之

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說讀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

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

南和宋璟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南和成縣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

郡為縣唐屬邢州璟居永翻謂說曰各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

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

測璟當叩閣力爭言叩閣門而力爭也程大昌曰凡內殿便殿皆可謂之閣與子

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

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濟子禮翻左史

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幾居希翻汚烏故翻累力瑞翻及入

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

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

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趣讀說曰陛下

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

不敢不以實對朝直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

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呼火張說與魏

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

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

紫衣於既翻太宗貞觀四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

通鑑三百七 長安四年

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語牛倨翻勝音升臣實言曰明公居

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

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

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二台為泰階北斗杓三

玉衡正而泰階平故謂宰相為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寃

寃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

治直之翻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

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

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

蘇安恒亦上疏恒戶登翻上時以為陛下革命之初

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

忠下獄里巷恟恟

下遐嫁翻 凶許勇翻

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

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

畏迂易之等意

箝其廉翻 朝直 迂翻 迂五故翻

徒取死而無益方今

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

重以直用

翻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

於大明殿前

朱雀門謂宮城南門 大明殿即今元殿

陛下將何以謝之

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

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

先天

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城於古鄆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以後來士斷書

高要今肇慶府高要也

之縣苦工翻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

后殺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陳置

高要郡隋帶端州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

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

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

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

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平

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景城屬滄州峻私潤翻又音俊復奏申理元忠復扶又

復同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

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

貞慎等八人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錢元忠於郊外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

今之政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

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丹徒春秋時

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戍晉以下為南徐州隋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監古

街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

數四使疏吏翻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

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

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

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

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

祖不以為罪樂布事見十二卷况元忠之刑未如彭

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操千

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不敢不以

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

見其罪太后意解真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

宴集朝直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

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

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

曰中丞柰何卿五郎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

按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

始安今桂林府

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

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以鯉魚為符遂為魚

符至偽周武姓也立武龜也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因改魚符為龜符為于偽翻

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使疏吏翻見賢遍直有文

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下遐嫁翻處昌臣愚謂太子

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

之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

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為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獠魯皓翻擁眾數萬攻

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

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郎掌國制以懷古為桂州之封爵屬吏部

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使疏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

以禍福倩等迎降降戶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

救耳懷古輕騎赴之騎奇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

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

賊眾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

來款附酋慈由翻嶺外悉定是歲分命使者以六

條察州縣長知兩翻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

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將即亮翻諸子爭立久之國

人立其子奔隸踏贊為贊普生七年矣史言諸論既

衰稍

興春宮在今河南府宜陽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

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

音寒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萬安

山在洛州壽安縣西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

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戡用上疏以

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

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朝直遙翻忤五故翻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

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

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歲用承慶之弟孫也盧承

慶見二百卷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

顯慶二年

郎同平章事

天官吏部
嗣祥吏翻

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

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

夏官
兵部

鳳閣鸞臺中書門下迥戶頃翻
監古銜翻効戶槩翻又戶得翻

二月癸亥迥秀貶廬

州刺史

隋改梁周之合州為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
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一千

五百六十九里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

致仕敬則為相

相悉
亮翻

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

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

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

貶累之人

比毗至翻累力
瑞翻罪累也

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

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

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探吐南翻得韋嗣立及

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

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其

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

鍠而已鍠戶萌翻又音皇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徐州

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東都東一千二百五十七里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

譙王重直龍翻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鳳閣侍

郎同鳳閣鸞臺二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

葬事味道趙州樂城縣人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

蕭引之子德言言
子沈沈子安為節
子至忠

吳之興表宮在今河南
府且陽縣
又云白司馬阪在今河
南府洛陽像北

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

和中為敷州刺史於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至忠引之

玄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年監古街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夏四

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

史事太后幸興泰宮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

像於白司馬阪復扶又翻洛城北邨山有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

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

眾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見賢遍翻下見在同

散如字施式鼓翻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

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露聖君亭育之意

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

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

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

相先悉薦翻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

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為于偽翻仍召

見廷珪見賢遍翻深賞慰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

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

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

暉同平章事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

史韋嗣立赴興泰宮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

以履歷信以楊再思
三月方為刺史而七
月為內史疑有誤
守原副留守亦刺
史等黃

品嶠自請解內史 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

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

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守手再思為相專以諂媚

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

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

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唐十部樂有高麗伎舞者

舉坐大笑坐徂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譽言立百曰六

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

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少卿

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

史始釋文強其兩切
抑買之也謂誘強
其良切非人所願以
國勢逼抑而市之
謂之強市

下獄

下遐 嫁翻

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

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

強市人田

光宅改大理正為司刑正從五品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

應徵銅二

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

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

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

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

合音 閤

聖躬服之有驗此

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

作兩脚狐賦以譏再思

言再思妖媚如狐特兩脚耳

再思出令言

為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

岐山今鳳翔府岐山縣

漢至唐博望山

唐南陽郡博望山

今雅州府清溪

山東南九十里

唐楊州下補府字
刺史改長史

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摠管 癸丑張同

休貶岐山丞 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 張昌

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

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

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

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 考異曰唐歷云五 庚申以

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

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

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

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 夏官即兵部也故 臣不敢

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

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突

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拘見

上卷聖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摠

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使疏元之將行

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外司謂外朝諸司官對曰張柬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沈持林翻且其人已老惟陛下

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時年且八十矣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

如故壬午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太

后命宰相各舉堪為負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公岑

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累力瑞翻下同

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負外郎唐六

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負外郎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負外郎美遷為尚書郎隋文帝開皇六年

尚書二十四曹各置負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負之外復置郎也煬帝大業二年又廢二十四司負

外郎每司減一負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負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唐尚書諸曹各置負外郎吏部置

二人天官即吏部也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一月丁亥

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

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己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

史姓釋文五帝名地言成均釋送唐百官志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成均監國子監酒為成均監酒也

通鑑二百一 長安四年 七五

史如故文間居
莫切火念也
釋音如字孔安
差也史如於凡
疾間之間並從
去聲字未和何據

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

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相息亮翻太后寢疾居長

生院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

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

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宰相不得見者

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閒如字崔玄暉奏言

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相息亮翻宮禁事重伏

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

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接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

書及榜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

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

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相悉亮翻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

下歸心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

承慶始為鳳閣侍郎今從唐歷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

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

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法自首者原其罪承

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首式又翻弘泰妖言請收行法妖於喬翻下同

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

相復扶又翻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

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

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呂昌翻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

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

后曰卿且停推停其事且莫推究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

遺江都李邕進曰江都縣帶揚州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

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

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屈九勿翻又敕璟

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

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

大事不當出使監古銜翻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

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當

列狀誅璟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爲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同其夕以刺之有密告璟者乘庫車于它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司刑少卿桓彥

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

荷下可翻

而包蔽禍心自招

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

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襍

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

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

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

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

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三司

謂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大三司考竟又詔中書門下同鞫之疏奏不報

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

刑少卿昇處以大辟昇皮變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宋璟復奏收昌

宗下獄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

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首式又翻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

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分扶問翻臣知言出禍

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

令出

忤五

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

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

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

使疏

璟歎曰不先擊小子

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考

異曰御史臺記唐歷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

鞠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

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

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璽昌宗兄弟

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持

敕原易之仍令詣璟謝則是昌宗赦免時璟在都不

出使也實錄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鞠當是璟

執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鞠之

也舊宋璟易之傳自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

相違今從御史臺記

光宅分御史

案此數語所以
為下年春正
月朔赦書張本

大夫中丞侍御史東光縣漢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楊再

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

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

躁求之路樂音洛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躁則到翻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嶠休之之玄孫也陽休之仕高齊貴顯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

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

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

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先悉薦翻屬之欲翻劾戶太

后乃從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神龍元年改
元號
改元下補神龍
二字

巳乙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己而復舊名
景雲元年諡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天寶八年
追尊大和大聖皇帝十三載
追尊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新紀長安五年

正月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

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

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自文明以來得罪者

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

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疾

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

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光宅元年改尚書左右丞為文昌左右丞長安

三年又改為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

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

神龍元年即長安五年

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

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

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處昌呂翻不敢顧身及妻子

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閔

鄉楊元琰相代荆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荆府閔鄉在漢弘農湖縣界隋分置縣屬洛州唐

屬魏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閔音曼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

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

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

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魏晉置散騎常侍侍郎與

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郎置常侍從三品掌陪從

卷一百一侍郎改常侍

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
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
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
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入貂唐未嘗置散騎
侍郎也據舊書湛時為右散騎常侍當從之散悉
直翻騎奇穿翻皆為左右羽林將

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

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

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

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先悉薦翻時後戶蓮翻

太子於北門起居洛陽宮北門亦曰玄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

也彥範暉謁見見賢通翻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

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

五百餘人至玄武門帥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

都尉安陽王同皎唐東宮內直局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扇織几案衣服之

事安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

又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

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橫戶孟翻人

神同憤二十三年矣按光宅元年廢太子廬陵王至是二十二年今天誘

其衷誘音西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

稷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願殿下斬至玄武門以副眾望斬與

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懼懼當

翻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

止退元本作止過

舊曰抱太子改抱帝

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

異曰考

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恃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柰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退太子乃上馬就路接劉子玄中宗實錄唐歷統紀皆以此爲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爲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歷等參取舊傳

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太后

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廡音武

進至太

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

環音宦

太后驚起問曰亂者

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

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長知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李義府册附武后惑高宗以取相位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御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

首天津南

梟堅堯翻

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

非常

相息亮翻

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

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

王主謂諸王及

諸公主也

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

言其且誅滅能作樂

得幾日也

滅去復書之

去羌呂翻復扶又翻

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

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

監古銜翻赦天

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

書宣慰諸州

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璽斯氏翻

已巳太后傳位於太

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

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

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

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

量叙官爵量音良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

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

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

遼陽郡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

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

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

今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
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
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
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員
外郎朱敬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
則恐誤

將千騎宿玄武門

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
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

千騎將即亮
翻騎奇寄翻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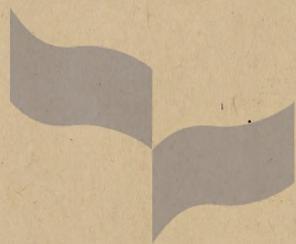
使疏吏翻
索山客翻歸道先

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
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浙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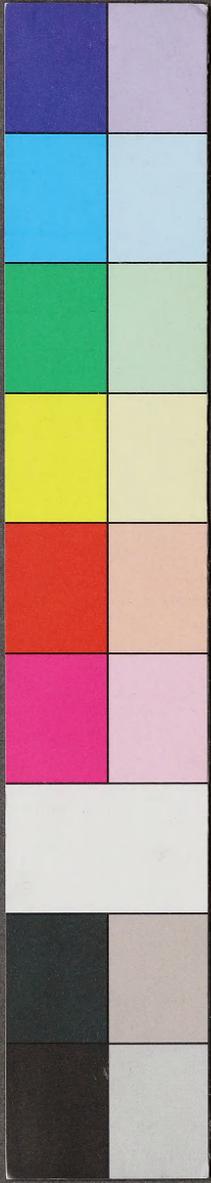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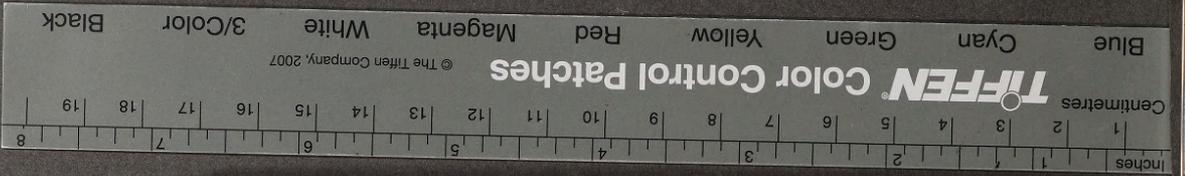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212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